



光之鶴

光る鶴

Soji Shimada

島田庄司

光之鶴

(日) 島田庄司 著

刘晓明 译

目 录

- | | |
|-----|-------------|
| 1 | 光之鹤 |
| 149 | 吉敷竹史，十八岁的肖像 |
| 179 | 电车形状的点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之鹤 / (日) 岛田庄司著; 刘晓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33-0306-4

I. ①光… II. ①岛… ②刘…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2950号

Hikaru Tsuru

by Soji Shimada

Copyright © 2006 by Soji Shimad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 Ltd.

光之鹤

(日) 岛田庄司 著; 刘晓明 译

统筹编辑: 褚盟

责任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306-4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光之鹤——

1

藤波刚的告别仪式于二〇〇二年的秋天举行。他出生在久留米市一座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古桥前面的寺庙里，这座寺庙名为定原寺。

天空中下着毛毛细雨，吉敷到达久留米站时还不到中午，他在车站前面随便吃了点东西，便撑起塑料伞慢慢悠悠地向前走去。通过沿途向路人打听方向，吉敷终于来到了定原寺。寺庙的院子里站着几位身穿丧服、撑着伞的年轻男子，脸上的表情透露出他们内心的不安。因为藤波已经不能再为他们撑腰了，他的组织即将瓦解，只剩下一些有工作关系的人而已。

烧完香之后，吉敷打算去答谢宴上坐一会儿。因为不喜欢被问这问那，所以没打算坐太长时间。在对方不了解自己刑警身份的情况下，他也不想多说。会场里可能有不知道藤波前科的人，吉敷不想惹什么麻烦。

客厅里铺着榻榻米，大概二十叠^①大小。已经过了炎热的季节，

^①一叠即一个榻榻米大小，约为一点六二平方米。

下过雨后湿漉漉的风吹进取掉拉门的客厅里，让人感觉十分舒服。

客厅里坐满了人，纷纷谈论着已故之人的事情。从来客的人数可以看出，藤波生前交友广泛。这里没有吉敷的熟人，但出于对死者的尊敬，还是应该坐一会儿。于是吉敷走到客厅的角落，坐了下来。

人，一旦工作上有了点儿成绩，往往就会变得飘飘然。可对于这种状态，自己总会感觉不到。多次提醒自己注意的，就是这位叫藤波的男人。虽然并不是在头上重打几棒子，但确实提醒了他好几次。

藤波原本是T联合东京组的成员，后背有文身。过去是黑社会头目，现在已金盆洗手。他是个很重义气的人，在这次的事件中他也表现得很有男人气概。

在鶯谷的一幢独栋公寓里，一位金融家被刺受伤。受害者姓小山，五十多岁，案发现场是他情人的家。小山和黑手党有关，麻烦缠身，曾被他加害过的人有很多。

小山的情人和两人的孩子当时就在只有一门之隔的旁边房间里，男孩名叫正展。其实罪犯首先发现的是他们，但两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毫发无损。

随着调查的深入，藤波刚这个名字浮上了水面。原来罪犯先袭击了小山的家，但小山不在家，因此只拿了现金和存折，他的妻子等家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根据现场发现的蛛丝马迹，几乎可以认定就是藤波所为。瘾君子，又有各种恶劣的前科。另外，在给小山的情人看过照片后，她也断言罪犯正是此人。

然而，藤波不知道潜逃到了哪里，杳无音信、去向不明。他当时刚被黑社会组织砍掉了小指。因为是吸毒惯犯，手里有了钱就一定会去毒贩那里。被害人小山是习惯拿着巨款和印章到处走的男人，

事件发生时他手头的二百万现金和印章全部被抢走，家里的存折也被盗。最后，一课和四课联手，撒下天罗地网，对与 T 联合组织有关的全部毒贩进行监控，并在银行设下了埋伏。

而小山在这次事件中并没有死，勉强捡回一条性命。却在一个月后出院那天、强打精神摇摇晃晃过马路时被一辆吉普车撞了，死得很干脆。正因如此，藤波没有被判杀人罪。

另一方面，当时也在案发现场的男孩正展为小山情妇所生，而这个女人在得知此事后，一天之内就溜之大吉了，正展后来被龟户的一所名为 K 福利院的收容所收留。

“请问，是吉敷先生吗？”

有个声音从头顶传来，打断了吉敷的回忆。他抬头望去，一名年轻小伙子站在那里，看上去也就二十多岁。吉敷不认识这个人。

“是的……”吉敷回答道。

年轻人慢慢地屈膝跪下，坐在吉敷面前，低下头。

“啊，我叫昭岛悟，是 K 酒店的服务员。”

说着，他把名片放在了榻榻米上。

吉敷告诉他，今晚自己凑巧要住这家酒店，小伙子笑了。

“这样啊，十分荣幸。”

年轻人的语调有些敷衍，听起来似乎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欢迎，但给人感觉并没有恶意。吉敷也笑了。

“啊，有什么事情吗……”吉敷问。

吉敷认为这里应该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来历，无非就是问要不要喝茶之类的礼节性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见到您很高兴……”

他面带笑容地对吉敷说，吉敷回应说自己也感到很高兴。

“从藤波先生那儿听到过很多有关吉敷先生的事。”昭岛说。

“哦，是吗？”

吉敷笑着回答，心里却有些惴惴不安。藤波到底是怎么对这个年轻人说自己的？逮捕、做审讯笔录，再把他从法庭送到监狱吗？

“看起来，藤波先生在这里声望很高啊。”

吉敷环顾客厅里的人群说。

来这么多人，说明他的后半生过得很认真。当视线再回到年轻人的脸上时，年轻人已经收起了笑容。他板着一张脸，坐得端端正正、一动不动，只有嘴唇在不住地颤抖着。

吉敷盯着年轻人的脸。年轻人的眼眶里渐渐充满泪水，接着大喊了一声“对不起”，同时身体向前弯下来，从丧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白色手帕。

他稍微抬起头，牙齿紧咬着嘴唇。一边用手帕擦着眼睛，一边再次说了一句“对不起”。

说完又低下头，继续说道：“我……原本并不是这样懦弱的人……对不起，真的很抱歉！”

年轻人又一次道歉，终于能说一句完整的话了。

“不，流泪的男人不一定是懦弱的男人。”

吉敷说着，从盘腿坐改成了跪坐。

“对不起，因为终于见到了吉敷先生……对不起，稍微……请稍微等一下。”年轻人说。

吉敷微微颌首，思考着眼前的情况。年轻人会这个样子，是因为想对自己说藤波的什么事情吧，很可能是想表达对藤波的敬仰之情。接着，吉敷回想起与藤波有关的事。

那是很久以前，差不多刚和金越结成侦破小组的时候。面对世界上最差劲的搭档，吉敷基本上都是单独行动。无论是监视银行，还是跟踪毒贩，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事后再根据得到的情报，一个人做调查。“刑警并不能一个人办案”——吉敷是后来才第一次从藤波那里知道这个道理的。面对金越这种三流刑警，连藤波都从心底里蔑视他。

那时的吉敷还完全不了解藤波这个人，因此也不知道他绝对不会去银行或毒贩的住所。但他听说藤波是黑社会里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付这样的人，只要是有些头脑的刑警，总能探出点儿消息。所以吉敷白天摸清路线，夜里就自己来到认为有疑点的地方调查。

吉敷之前从没见过藤波。他想当然地认为和这把年纪的人对峙，根本不需要多做考虑。没想到出现在眼前的藤波膀大腰圆，肌肉结实，简直堪比一名轻量级职业摔跤手。

看到吉敷亮出的证件，藤波的眼睛喷射出怒火。

“刑警先生，就你一个人吗？”

吉敷没有回答，想给他一种周围还有其他刑警的错觉。自己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到这里，也没有特别的理由。

“你认为我要是闹起来的话，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

藤波又追问了一句。

吉敷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一个人能行才来的。独自来这里侦查，也并不是为了给金越和其他同事一个交代。事实上，藤波会真的出现在这里，吉敷也并没有想到。

“你可别小看人啊。”

藤波说着，向前跨出一步。从藤波的身体里散发出仿如强大磁力般的气流，这种压迫感使得吉敷透不过气。心里想着可能要被这

家伙打了，后悔没跟同事打招呼，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你没有警车，怎么回警局？难道是乘电车吗？”藤波问道。

“叫出租车。”吉敷回答，“你要是打伤了我，可是会罪上加罪哦。”

吉敷说着，也向前跨出一步。心想要是真动起手，就先攻击他的膝关节，让他不能动弹。但这家伙身经百战，不可能轻易得逞，不过不管怎样，也要先较量较量。必须在这家伙拿出武器之前收拾了他。这一瞬间，自己被凶器刺中而受伤住院的样子浮现在吉敷的脑海中。

藤波的话音打断了吉敷的联想。

“那好，带我走吧。”

吉敷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他要老实地被捕吗？

“一起走吧，反正目的已经达成了。不过刑警先生，有件事能拜托你吗？”藤波说。

“想让我说你是自首的吗？”吉敷问了一句。

藤波摇了摇头。

“那个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反正我在外面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了。”藤波对吉敷说，“我想请你代我把这些钱送到福利院，用在小山的儿子身上。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交给他。但是，不要说是我给的。也请刑警先生不要没收，这是我的全部财产。”

说完藤波拿出包着现金的小包裹。拜托吉敷把它捐给龟户那家收留小山儿子的福利院。

“藤波先生是神。”

年轻人将手帕放回衣兜里，抬起头说。

“我是个孤儿……”

“你也是孤儿啊？”吉敷情不自禁地说。

“怎么？还有谁也是吗？”他睁大发红的双眼问道。

“啊……啊……不好意思，以前藤波先生也有过和孤儿有关的事情。”吉敷说。

“我没有父母，也没有监护人，自己过得很辛苦。藤波先生比亲生父母对我还好，简直无微不至。他继承了父亲的洗衣店，在我就职的K酒店濒临倒闭的时候，以最低价为我们清洗床上用品。”

“嗯。”

“多亏藤波先生的帮助，酒店的生意又重新兴旺起来。但他则因为不停地干活几乎不睡觉，最后得了癌症。”

“这个人一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自信。”吉敷说。

“是的。总之，他是颇具男人气概的一个人，为帮助别人而活着，十分了不起。多亏有了藤波先生我才没有堕落。”

“啊，他确实是个出色的人呀。”吉敷回应道。

藤波年轻时加入了黑社会，凭借过人的精力和体力，做了很多让人不喜欢的事情。那时候，他的身边没有能指引他走正路的人，唯一的人生导师，就只有黑社会的领导者。

“藤波先生很尊敬吉敷先生，经常和我说起您。‘我会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多亏了一位姓吉敷的警官。’他一直对我这样说。”

“我吗？”

吉敷说着，情不自禁地笑了。说起藤波以前的事，自己知道的应该更多。藤波是第一个自己一个人缉拿归案的罪犯，这件事让自己对办案充满了信心。那时候，藤波完全可以打倒自己跑掉，但他没有那么做。换句话说，自己是被藤波救了。

“搜查一课的吉敷警官，是个办案果断、实力派的——”

吉敷感到很吃惊。

“等一下，不会是和谁搞混了吧，一课优秀的人才太多了。”

青年笑着摇了摇头。

“不会有那种事的。如此值得尊敬、有人情味的人，我是不会记错名字的。”

吉敷叹了一口气。

“昭岛先生，这些话就先说到这里吧。”

藤波很有可能曾经这么说过。吉敷定期去看小山的儿子正展，并把孩子的情况转告给他。监狱升级以后，吉敷还带着正展去看望过他。藤波被释放后，吉敷又帮他找到了工作。

出狱后的藤波仿佛变了一个人。体力衰退了很多，更接近于正常人。监狱生活对他来说是一段十分必要的历练，这不是单凭一个人就能做到的。

出狱后的藤波也彻底承担起了照顾正展的责任。他把在监狱积攒的一点点钱全部给了这个孩子。接着，找到工作后领的第一笔薪水也都邮寄给了他。他每个星期日都去正展那里，和他一起玩投球游戏，或带他去看电影。藤波一生都没有娶妻也没有孩子。

但遗憾的是，这个孩子和藤波并不亲近。每次得知藤波来看他，就藏起来不露面。正展长大成人后便离开了东京，听说现在还在国外。

“藤波先生说，吉敷先生应该会来参加自己的葬礼，如果能见到，就跟他这件事，吉敷先生一定会帮忙的。临终之前，他躺在床上对我反反复复地说，‘那个人是日本最好的警官’。”

吉敷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个年轻人，以及现在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的藤波，到底想对自己说些什么呢？

“身体曾经那么健康的他，到癌症晚期时瘦得只剩下骨头，但还是很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了这些话。”

“想让我帮你做什么呢？”

“啊，给您添麻烦了，其实是我父亲的事。”

“啊？你不是说你没有父亲吗？”

“是养父，我被人收养了。”昭岛说。

“不是藤波先生吗？”

“是藤波先生安排的。不这么做的话，就不能和他通信交流了。”

“通信吗？可是……”

“是的。因为我的养父是名死刑犯，已经判决了。”

一旦被法院判定为死刑犯，就会被禁止接收一般书信。以后就算允许，也只能是兄弟、子女、配偶，以及律师寄来的。

“已经定了案，就不是一名警官可以改变的了。”

吉敷一边思考着，一边说道。

“是的。但现在正在申请复审，需要新证据。”

吉敷沉默不语，这是极难处理的问题。能够进行复审的案件本就非常少，而找到自己头上寻求帮助更是找错了人，因为自己是控方的人。

“我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吉敷先生是警官，应该知道‘昭岛事件’吧。”

吉敷竭力回忆着。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

“听说过，但案件的内容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就是发生在筑丰线上那个名为稻冢^①的小站边的凶杀案。我当

^①此处应为“饭冢”，因考虑到对当事人的影响，虚构为“稻冢”。

时也在现场。”

“你也在现场？”

“是的，不过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吃奶的孩子，是个弃婴。那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昭岛事件’发生那天，我恰恰在被害人河田的家里。”

“哦。那你没有受到伤害吗？”

“我安然无恙。但不可思议的是，我被发现时并不在河田家中，好像被放在附近的稻冢站站內，两条铁轨之间的地面上。”

“在稻冢站站內？”

“是的，就在轨道和轨道中间。会是谁把我放在那里的呢？”

“凶犯？”

“是养父。我的养父昭岛义明说是他把我抱出来放到那里的。可是，这样根本解释不通。”

“那他为什么要承认？”

“不知道，但因为他本人说的，应该没有理由编造谎言。”

“嗯，可你养父说他并没有杀人是吗？”

“是的，承蒙藤波先生的规劝，最近总算开了口。”

“说了发生的一切？”

“是的，全说了。”

“是被迫之下……”

“不是，是他自己主动的。”

“为什么要那么做？”

“不明白。养父不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说。但藤波先生很肯定地对我说过，昭岛绝对没有杀人。他们好像在监狱里一直有书信往来，犯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藤波先生对我说：‘那

家伙绝对没有干，救救他。那家伙没有家庭，亲戚也都不理他，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成为他的儿子案件才有可能复审。因为这样就可以和他进行书信往来，请求律师和志愿者的帮助了。’”

“有志愿者来吗？”

“一直是藤波先生一个人在做。每周寄出确认信，基本上每天都去和养父会面。对他说不能死，一定不能死……”昭岛伤心地说不出话来，但马上又恢复了冷静，“没想到他自己倒先走了。在会面室里不能讲案件的经过，会被怀疑你是在怂恿被告翻供，严重的还会被押到所长室里受训。藤波先生坚称绝对没有那种事，并在所长室给所长下跪、说服所长。这些都是藤波先生说给我听的。”

吉敷眼前仿佛出现了这个场景。这确实是那个家伙的作风，大丈夫气概，一旦决定要做的事，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拦不住。

“可他已经去世了。这怎么办，强有力的证人不见了。”

“嗯。”

“这些暂且不说。经藤波先生提醒，我正式成为昭岛先生的养子，要说是亲生父子也不为过。而且案件发生之前的几个小时，昭岛养父一直抱着我。”

“他抱着你？怎么回事？这起案件真是奇怪啊！”

“确实是桩离奇的案件，给您添麻烦了。但请您一定听一听事件的原委，可以吗？”

吉敷沉默了一会儿，考虑了一下。眼前浮现出藤波殷切的目光，同时冲吉敷点头施礼的情景。他下定决心，说道：“既然是藤波先生的临终嘱托，那我就听听吧。”